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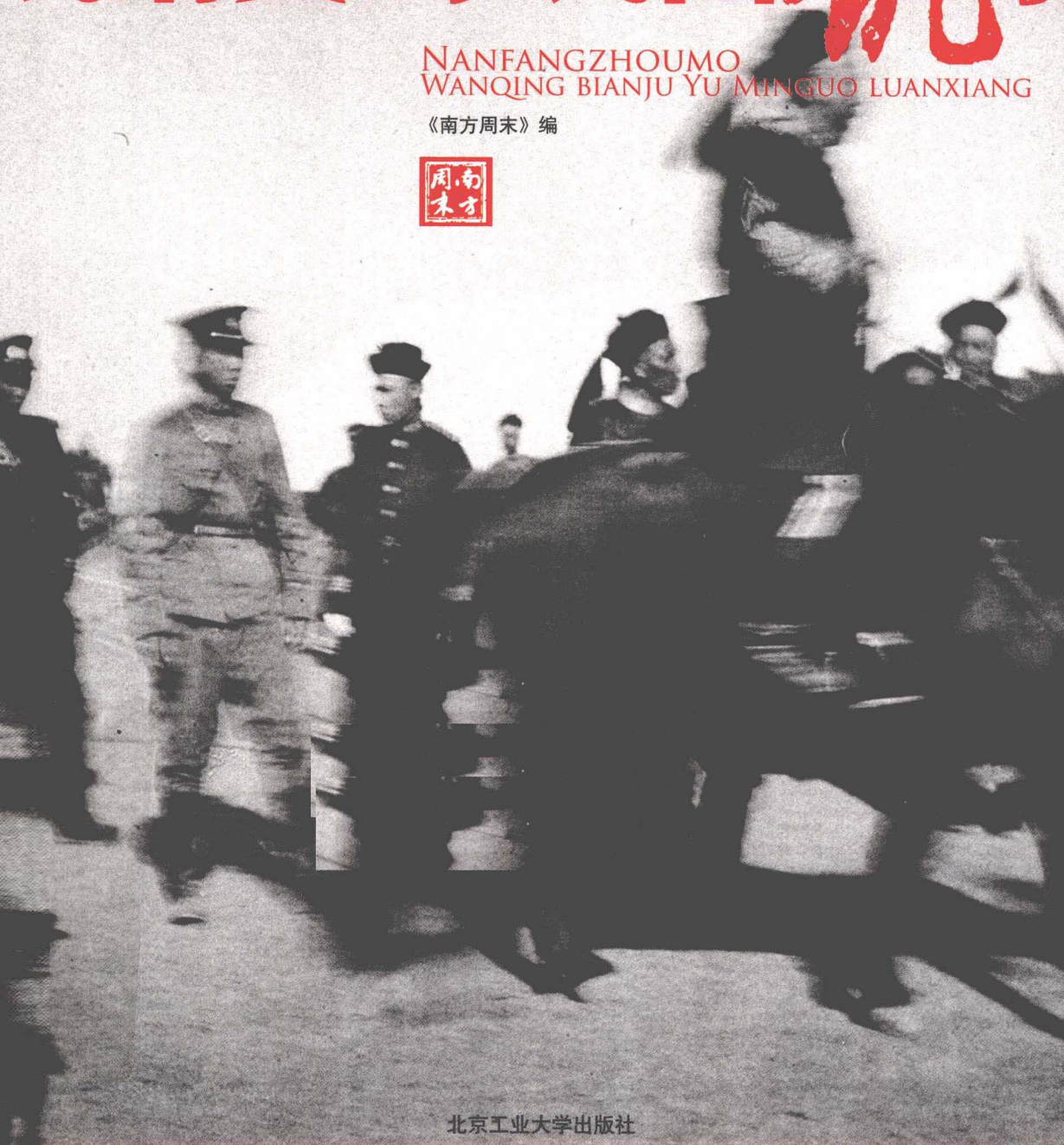
南方周末二十五年文丛

在这里，读懂中国

晚清变局·民国乱象

NANFANGZHOU MO
WANQING BIANJU YU MINGUO LUANXIANG

《南方周末》编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南方周末二十五年文丛
在这里，读懂中国

晚清变局与民国乱象

《南方周末》编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变局与民国乱象 /《南方周末》编. —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1.1

(《南方周末》二十五年文丛:在这里,读懂中国)

ISBN 978-7-5639-2597-1

I. ①晚… II. ①南… III.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D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4867号

晚清变局与民国乱象

《南方周末》编

出版统筹 张 明

责任编辑 钱子亮

特邀编辑 王元涛

出版发行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100124)

010-67391722(传真) bgdcbs@sina.com

出 版 人 郝 勇

经销单位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mm×1000 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47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639-2597-1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67391106)

不死的理想随书页飞扬

■ 向 燕

“有可以不说的真话，决不说假话。”岭南老报人的一句话，被一张报纸拿来实践了 25 年。

话没有什么稀奇，类似的话，康德早说过；意思没有什么稀奇，蒙学阶段就在灌输；修辞没有什么稀奇，比起“知其不可而为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显得朴素。

然而，以之为圭臬，却成就了一张报纸的气象。

有人说，是特殊的时代成就了说真话的《南方周末》，此话可能只说对了一半。《南方周末》确要感谢这个奇迹般的时代提供的丰富机会。从民国时期的“厚黑学”到当代的“潜规则”，学者都在阐述对历史的理解，说真话需要足够的勇气。今天，更显真话的珍贵。

真正成就《南方周末》的是一份朴素的信念：相信未来，并着手创造未来；珍视真善美，并着手护持真善美。

真正成就《南方周末》的是一种咄咄的坚持：扎根中国，深入人民；放眼世界，纯粹新闻。

这是理想主义者的执著。其中并没有多少创造，这样的理想主义，不过是中国千年不易的知识分子情怀与操守；这样的理想主义，不过是启蒙时代以来，人类的优秀分子共同的价值与行为取向。

但就是秉承这样的理想，使《南方周末》从“服务改革、激浊扬清”到“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从“深入成就深度”、“记录时代进程”到“在这里，读懂中国”，25年一路走来，几代报人，薪火相传。成功时有泪水，风雨中常微笑。

由此，在《南方周末》创刊25周年时，我们出版这套丛书，并不是觉得《南方周末》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并不是《南方周末》有树碑立传的需要。我们只是想通过结集的形式，持续地告诉爱她或恨她的人们，如她那样坚持，在任何时代，都能有这样的成绩；持续地告诉爱她或恨她的人们，不要怀疑历史终将进步，赤诚的新闻人只需着力于本分。

这套丛书里有《南方周末》已刊篇章的选集，有《南方周末》新闻业务经验的总结。所有这些，不过是一些报人工作的累积，但因它们的诚实而显得有价值，因它们记录了一个奇迹般的时代而显得有价值，因它们背后对家国责任的担当而显得有价值。

当然，就爱报纸如生命的我们而言，以书的形式留存篇章，也是不希望这些作品速朽，但从不冀望它们如在《南方周末》上刊登时引起的轰动。于我们，翻阅这套丛书，可以小小陶醉一下：没有辜负时间的厚爱，生于这个年代，并忠实地做了一名记录者。

如你不弃，翻开它们，墨香氤氲中或能感觉到我们的存在，但不会强烈，如一首诗“浑然不觉的黄色花/从很深的日月里开放了/……我把什么留在这里/除了步履/就是微笑/在苍茫的风中/闪烁不息”。

只有不死的理想随书页飞扬……

2009年12月1日于穗—京航班上

创刊 25 周年,《南方周末》未能免俗,搞了一些纪念性的事情。先是在紧邻生日的那一期,打了一个纪念包,在 25 年里各选了一点紧邻生日的那一期的只言片语,并于每版的上部;头版则是一篇编辑部文章,题曰“生于 1984”。

生于 1984,说了个大实话。并且由此声称自己是一份“八零后”的报纸,顺手捡了个现成。记得惹起过一些非“八零后”的读者朋友的非议,但我想,以他们的天纵神武英明,对我们的一点小九九,应该洞若观火。要我这个个中人老实交代的话,跟“八零后”攀个同年,也不过是“南周”想跟年轻人,包括非“八零后”的年轻人,勾肩搭背的意思,属于淘气——也许算不上是“精致的淘气”——一类,不是要刻意排他的。办报的,自然是要人看,谁不想男女老中青华洋通吃呢?

那大实话里也有一些别的意思在里边,也是个现成,我们的读者恐怕是一望而知的,也属于一种淘气——奥威尔的《1984》。精不精致不知道,知道的是,这是一种年份的偶合,却无疑义。比不得伟人的重孙,竟与 110 年前的伟人同一天生日,当然,也许那也是一种偶合,日期的偶合。

告别 1984,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大故事。生于 1984,“南周”书写着中国的大故事。噩梦慢慢醒来,拿破仑对睡狮的预言,似乎正在兑现。不是有人在说 G2 吗?不是也有人在说 Chimerica 吗?中国人敢做梦了,中国人能圆梦了。为“南周”幸,为国家幸,“南周”提出“中国梦”这个概念,在文广传媒的支持下,我们在上海向“中国梦”践行者致敬,也作为我们 25 岁生日庆的一部分。

以国家做梦的前缀的,听得最多的是“美国梦”;中国梦,一望而知,也是现成,也是挪用,也许也是淘气。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人口最多的国家,像从乌托邦的虚空中着地的安泰那样,缓释出力量,像一个还在为青春痘烦忧的少年一样,勃发着生机,这跟一个早已在地的巨人,跟一个健康成长的少年,私心觉得,也许是可以分庭抗礼的,当然,也可以握手言欢。这两个伟大的国家,

难免拥有一些共同的梦想——不是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吗？——当然，有实现梦想的不同道路。殊途而同归，大约归于人。

这同归的路，是人道。是人像个人的样子的道，是让人能像个人的样子的道。不是一个人站着的，不是几个人站着的，是所有的人都站着的……道。

有些路是挤的，有些门是窄的，人的道是难的。但总有一拥再拥三拥而上的，总有破门破窗破头而入的，总有分身粉身焚身以殉的。悲欣交集，非黑即白，或者灰色，平淡如水，忽而绚烂，忽而绚烂归于平淡，是人的故事。

25年了，“南周”纪录着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故事，纪录着人像个人的故事，国家像个国家的故事。除此而外，它还能做什么呢？还能做什么呢？

我曾经说过，《南方周末》是个补集。25年前的2月11日，它作为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补充而出世，以尽可能专业的方式，做点同业不能做的，不愿做的，有时候是不敢做的，或者忘了做的，补充而已，借用一个数学的术语，是为补集。以后，补集似乎成了它的宿命，或者，竟是一份使命。

25年了，幸耶非耶，同业与“南周”的交集越来越多，“南周”“补”得越来越难，也越来越少，只是使命难卸，宿命难免，“南周”同人一如既往地找着，补着，找补着……

矫情点说吧，写着写着，就想到曹雪芹笔下无材补天的石头。女娲炼就了三万六千零一块，补天剩下的那一块，自怨自悼之际，遇了两位肢障人士，不是“被”，是自请被携去红尘走了一遭，于是，中国出了个石头记。

“南周”当然不是石头记。我们这里结集的，都是“南周”第25周年里刊出的各色东西，算是今年的那些补集，或力求成为补集的补集吧，作为“南周”年度丛书，亦以为“南周”创刊25周年的又一个纪念。

顺便卖一句广告：从今年开始，我们每年都会分门别类，选编这些各类补集，年度作一合集，以见我们努力找补的一点成绩，以供读者作了解中国的参考。跟平时一期一期或应时或应景不可测而发的一篇一篇（自不是连载）相比，这用心合集的“南周”年度丛书，虽不“新奇别致”，应该也是别有生面的吧，花些银子，不一定冤枉。

再废话一句——是为序。

2009年12月18日
陈明洋
于番禺陈留居不觉晓斋

总序：不死的理想随书页飞扬	向 熹	1
序	陈明洋	3

第 壹 辑 晚清变局

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	张 鸣	2
120 名清朝幼童赴美留学的前前后后 ...	钱 钢 胡劲草	9
难为李鸿章	范福潮	20
“北洋系”是怎样兴起的	雷 颐	31
郭嵩焘的“反腐”悲剧	雷 颐	35
曹汝霖给西太后讲立宪	张 鸣	40
预备立宪是怎样搞起来的	侯宜杰	43
改良与革命的龟兔赛跑		
——“预备立宪”为什么救不了清政府	沈 阳	51
谘议局不愧为代议机关	侯宜杰	57
资政院弹劾军机大臣	侯宜杰	63
清末三个大学堂章程	郝 平	66

清末“国有”与“民营”的激斗·····	雷 颐	70
晚清西医在中国·····	何小莲	78
康有为的经济生活·····	陈明远	84
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	秦 晖	92
末代状元刘春霖如何当国民代表·····	侯宜杰	111

第 ④ 辑 民国乱象

回望百年共和路

——袁伟时教授访谈录·····	笑 蜀	116
《临时约法》为什么会成为废纸·····	范福潮	124
“民国产婆”赵凤昌·····	范福潮	132
陶成章案与光复会的灭亡·····	范福潮	141
有计划的死：梁济对民初共和体制的失望·····	罗厚立	149
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前的南北博弈·····	范福潮	158
当皇帝，还是当终身总统·····	朱宗震	168
宋教仁之死：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	朱宗震	178
辛亥革命时期的蒋介石·····	范福潮	188
蒋介石对 1948 年行宪的“反省”·····	朱宗震	194
国家与世界：五四时代读书人的徘徊·····	罗厚立	202
“书生论政”的悲喜剧·····	邓丽兰	210

导致“西安事变”的个性冲撞

——蒋介石日记解读·····	朱宗震	217
----------------	-----	-----

豪杰—圣贤—真命天子？

——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朱宗震	225
-------------------------	-----	-----

“飞机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

一份不实报道引起的学潮·····	杨天石	234
------------------	-----	-----

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

■ 张 鸣

拳民就是义和团的成员，这种称谓是义和团发生那个年月的，没有褒也没有贬，他们的对手，被称为教民。在那个农民起义比较被看重的年月，中学生都知道，义和团跟太平军不一样，没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组织。但是没有统一组织的拳民，却穿着差不多的服装，黄布包头，红肚兜，行为方式也高度一致，都是集中在一处（拳坛）“亮拳”，表演神灵附体（上法），然后舞刀弄枪，用大刀片往袒露的肚皮上砍，扎枪顶着咽喉，展示“刀枪不入”的本领。从山东到直隶，从河南到山西，北方偌大面积的土地上成千累万的义和团，都差不多，好像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一样。

拳民的“组织”：师傅、师兄、恩主……

很长时间以来，义和团研究是个显学，但是学者都忙着给义和团找根正苗红的“爹”（组织源流），只是这个出身好的爹，总也找不准，大家吵成一锅粥，有的说义和团源于鲁南半土匪性质的大刀会，有的说源于谱系上曾经有过造反历史的民间教门八卦教，有的则说是源于跟教会有冲突的民间拳会梅花拳。除了这几样之外，学者们找到的其他的组织源流，这个教，那个门，总括起来，能有几十种之多。

“爹”找不明白，儿子的秘密自然也没人理会，一本又一本的著述问世，

但拳民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了之后，依旧不明白（因为没有人屑于说）。其实，当年的史料文献和后来的口述材料说得很清楚，义和团大体上由这样几部分组成，一是老师，或者叫师傅，属于传道授业的。义和团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老师都有“法术”，说起来都是从峨眉山、昆仑山什么地方下来的，有异人相授，比金庸先生还要早些，给这些山抹上了带有气功和武功的神秘色彩。当然，实际上这些老师，也都是乡下人，本没有什么特殊的本事，不过见过点世面，胆子大，敢说，也敢做，就成了老师。

好在要教的东西也不难，无非是点半像气功、半似技巧的玩意。这种玩意现在依然有人玩，比如用刀往运好了气的肚皮上砍（注意事项：不能用刀划，一划肯定出事），扎枪顶着咽喉（注意事项：找好角度，否则穿帮）等等。还有的有点类似于前不久曾经很是流行的气功，老师装神弄鬼弄几下，接了功的弟子们马上像神鬼附体一样，乱蹦乱跳，一跳老高。不同的是拳民们荷枪带棒，手里有家伙，而且上法（接功）之后，往往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神仙附体，跟乡间跳大神的巫婆神汉差不多，跳够了，马上精神萎靡，回复常态，回家照吃煎饼。当然，老师传功，也像后来的气功大师，总是要弟子孝敬银钱。

不是一个拳坛一个老师，老师要到处走，义和团就是在老师的走村串街中流行开来的。老师虽然号称传的功法各有玄奥，但就跟前些年气功热时的气功一样，虽然大师们的门派不同，据说奥秘也各异，但基本的招式却大致差不多，所以天南地北的拳民，比划起来，外人看上去，就都一样了。应该指出的是，义和团运动过后许多年，华北乡村兴起红枪会的时候，类似的老师，类似的功法传播，又出现了。新面孔，老招数。

义和团拳坛的真正骨干人物，是被称为大师兄二师兄的人，这些人或者是对气功感悟性好，或者有点武功底子，或者脾气比较暴，拳民行动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些人领头，烧教堂，杀教民，动真格的，需要这些人带头下手。当然，下手的时候，原本在拳坛练的本事，大多用不上。对方要是弱，比如妇孺什么的，就剁成肉酱，对方如果强，坚持抵抗，多半也就算了。

拳坛的多数，是一般的拳民，老少都有，小的十岁上下，属于义和团的“儿童团”，老的七八十岁的都有。这些人平时的时候，在老师的指导下，在大师兄二师兄的带领下，在拳坛上演练，个别有条件的地方，还有民间鼓乐伴奏。

这种演练，在美国学者周锡瑞看来，很有表演性和仪式性。的确，看当时人的记载，拳坛经常有很多人围观，跟看戏似的。后来气功热的时候，每逢大师出场、聚众练功的时候，好像看的人也很多，可见古今一个道理。当然，拳民不可能只在家门口表演，还要出去干事（其实真有不少拳民本不打算出远门的，只在家乡玩玩算了，但袁世凯做山东巡抚，非逼着拳民北上京津，说是那边有鬼子打，实际上是以邻为壑），出去干事的时候，杀杀烧烧，吆喝呐喊，全指着这些普通拳民。

除此而外，一个拳坛，还有若干不经常出现却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们算是拳坛的后台或者叫恩主。这些人多半是乡绅或者富户，以武举居多，也就是武举人和武秀才。明清两代，虽然文、武都有科举，但军队的军官，却基本上不由武举来充任，大多行伍出身，武举基本上成了人们求个功名，改变身份，取得绅士资格的一种方便门路（比起文举，考试也相对容易通过），因此，武举，成了乡村社会低级绅士的代名词。这些人比较闲，好生事儿，所以，官府鼓励拳民起来的时候，他们往往乐于掺和其间，为拳坛张罗个吃喝什么的。

来自文化的隔膜，被恶意地放大了

说起来，拳民起来，跟基督教开禁，尤其是太平天国失败之后，绵延几十年的民教冲突有关。“民”指一般非教徒的老百姓，“教”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教会和信教的教民。两者的冲突，有些属于利益方面的，比如说，一个地方只要出现了教民群体，一个社区就出现了另一个中心，新的权威，这种权威对世界有一种新的解释，这样或多或少会令原来的权威感到一点不舒服。更多的是属于文化方面的，属于基督教自身的行为和中国传统习俗的冲突。

最早的文化冲突跟民间的戏乐活动有关。唱戏以及相关的社火秧歌活动，是中国农民的娱乐，但这种娱乐却往往以酬神演戏的方式展开，于是被教会理解为“偶像崇拜”。因此，教会特意给教民从总理衙门讨来一项“特权”，既不许教民参加活动，也不要教民分摊戏份。但是，当酬神演戏是为了求雨的时候，多少会有点麻烦，如果没求来还好，求来了，雨又不可能只下在求雨人的地上，

也沾了雨露的教民，就会被人视为占了大便宜，纠纷在所难免。

比较常见的文化冲突，跟教会的日常仪式有关，从出生、入教时的洗礼，到死前的终傅礼，平日做弥撒，以及密室忏悔，都令中国的老百姓既感到神秘，也感到不解，容易往邪了想，双方有点摩擦的时候，就更易流于恶意揣测。一般来讲，虽说中国人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但乡村世界，农家村姑，没有条件藏在深闺，所以，男女混杂在所难免，但是这种混杂，一般只限在野外、集市等空旷地方，一旦男女混杂在一个房间里（比如教会做弥撒），就难免引起人们有关脐下三寸的联想，从通奸到乱交、群交。至于密室忏悔，隔膜更甚，不可解释，则联想也就更加活跃，简直就板上钉钉认定就是密室行淫。应该说，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基督教开禁以来，中国的城乡便产生了无数的关于基督教、教会、教民的讹言，有无数份的打教揭帖在流传，其中最核心的成分，都跟“淫”有关，来自文化的隔膜，被恶意地放大了。显然，对于打破大门进来的西方人，无论输入的宗教本身怎样，中国人的观感，几乎从进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先天不良的。

特别被恶意放大的隔膜，还有教会育婴堂收养弃婴事件。在过去，中国农村比较普遍地存在弃婴的现象，主要是弃养女婴。虽然背后有生活的无奈，但不能说不是一个恶习。当然，中国也有人办育婴事业，收养弃婴，但这种事做得比较大的，还是教会的育婴堂。育婴堂收来的弃婴，很多本身生命条件就不太好（视弃养的时间长短而定），收来之后，嬷嬷们往往把拯救婴儿灵魂看得比拯救他们的生命更在意，因此，造成了育婴堂的婴儿死亡率比较高。当育婴堂将这些死婴集中埋葬的时候，麻烦就来了。过去弃婴东死一个，西丢一个，狼吃狗叼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一个地点，一个棺材埋很多，就很扎眼。于是传说这些孩子，都是被教会害死的，更进一步传说教会拐来中国人的小孩，挖心肝做药，挖眼睛点银（可以将铅点化为银），等等。有的育婴堂为了鼓励人们帮助收弃婴，往往会给那些送来孩子的人一点报酬，于是就有匪类，为了这点报酬，居然去拐人家孩子，这种匪类一旦暴露，就会把尿盆子扣在育婴堂头上，“坐实”了有关的讹言。轰动全国的1870年天津教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闹起来的。

清政府的作为，使和解的可能化为乌有

当然，由文化隔膜导致的冲突，在基督教的传播历史上并不稀罕。从理论上讲，隔膜是会随着交流的增加而消除的，基督教的某些风习固然怪异，中国人见得多了，自会见怪不怪，随之而来的会是理解，甚至和解。只要彼此没有因误会形成对抗，只要彼此的敌意没有形成刻板印象，冲突就会消散。但是，当时清政府的作为，却使这种和解的可能性化为乌有。

基督教虽然开禁，被允许放了进来，但对于清政府来说，这只是高压之下的权宜之计。清廷大员们的如意算盘是明开暗禁，用奕訢的话来说，就是天主教系属异端，“虽已开禁，仍当暗为防范。”（《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因此，不仅某些官员出头限制甚至捕杀教会人士，而且一些乡绅有组织的对基督教的抵制活动，背后也有官府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凡是涉及民教冲突的教案，只要官府参与调停审理，多半是在两下“拱火”，刻意把双方的敌意人为地加以扩大。后来谈到教案，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说是官府一般都屈从于西方的压力，偏向教会一方。这个说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事实的后一半，据我查阅教务教案档的所见，是这样的：每当发生教案的时候，只要打上衙门，负责审理的官员，开始都向着民方，有时候甚至是毫无道理地偏袒，整个审理呈现一边倒的面目。但是，在这种时刻，西方国家的公使和领事往往会出面干预，这种干预，有时甚至带着炮舰。在根本不对等的外交压力下，由于总理衙门的参与，案件又开始翻过来，到了这个时候，官府又开始向着教会和教民了。“教方恒胜，民方恒屈”，仅仅是一个统计不完全的结果，产生这个结果的过程，往往被人们忽略了。

最为奇特的是，无论怎样审理，官府是绝不会让老百姓知道真相的。许许多多诸如教会淫乱、挖心、采生折割之类的指控，在官司打完，指控者失败的情况下，并没有人来澄清，给人感觉是官府屈从于洋人的压力，胡乱断案，每每令那些原本理直气壮的民方感到含冤负屈，误会不但没有化解，反而激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有的教案，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冲突的民方原来对教会和教民心存善意的时候，官府反而故意小题大做，过分惩罚“肇事”的民方，同样激化了矛盾（参见张鸣《被燎掉的大胡子》，《读书》1999年6月）。官府利用

信息的控制，权术的运作，基本做到了即使对西方让步，也点燃了民众对西方的怒火的目的，为官府日后在和西方争斗中，利用“民气”，埋下了伏笔。

拳民所谓的神灵，无非是戏曲人物

拳民，就其大多数而言，实际上就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顽固派官员“民气可用”的判断下，被利用形成的武装群体。不过，拳民最厉害的武器，是他们宣称“刀枪不入”的法术，和法术背后的神灵。也可以说，拳民的“刀枪不入”，是他们上法时附体的神仙们赋予他们的。

当然，没有谁可以真的刀枪不入，法术，都是既骗自己人，也骗观众的玩意（只是骗不了洋人）。不过，从拳民上法（附体）概率比较高的一些神灵人物上面，倒是可以透出他们的另一些秘密。

当然，所谓的神灵，无非是些农民熟知的戏曲人物，比如三国的关、张、赵、马，《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孙悟空、沙和尚，还有公案戏里的黄天霸，等等。我统计过，这三类人，是拳民上法的时候，出现概率最高的，也就是说，当他们宣称自己被神灵附体的时候，都喜欢说自己是这三类神灵。三国英雄豪杰多了，但是，拳民却根本不选曹魏和孙吴阵营里的人物，无论典韦、许褚、张辽、徐晃，以及周瑜、黄盖、太史慈有多么了得，但他们的眼里却只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和黄忠。看来，受到西太后眷顾的拳民，既在乎自己的“忠义”，也在乎自己的“正统”。唐僧三徒属于那种原先在野，后来被官府招安，终成正果的神（佛），特别是孙悟空，金刚不坏之身，惹多大的祸都死不了，很难不让拳民们喜爱。至于黄天霸，那是朝廷命官的鹰犬，专门为清官效命，剿灭那些采花大盗（有暗指那些淫乱的洋人洋教的可能）的。而且朝廷里特别赞赏拳民的大臣中，号称清官的刚毅，认为某些义和团的大师兄，就是他的黄天霸。

在拳民大面积兴起前夕，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西太后戊戌政变，粉碎了清廷向西方学习的变革前程。但是，当初之所以发动这场变革的外部压力，一点也没有因六君子的人头落地而减少，反而使清朝政府更让西方包括日本看不上眼，压力反而更大。为了应付压力，向前既然不肯，就只有向后看。从“民气

可用”到“刀枪不入”，拳民，只是顽固派官员给西太后找来的抵抗工具。甘当工具的拳民们，虽然做事的时候有点荒唐，乱杀乱烧（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就毁于他们的一把火，几万无辜的教民和用了洋货的人被杀），在八国联军还没有启动的时候，就非要从大毛子杀到十毛子，把一切西方的东西，扫荡干净，其实思想意识却和中央保持一致（缺乏教育，没有灌输，能做到如此，真是难得）。只是他们借以做工具的资本实在是太可怜，法术不过来源于乡间的巫术和气功，而且还是不太像样的巫术和气功，附体的神灵，不过是他们在戏曲里熟悉的人物，想借点宗教的力，却又不大明白，服装虽然统一，不过是图个吉利（黄、红吉色），说是八卦分团，但大家都称自己是乾字团，争当老大，其他的七卦，几乎没人用。连喝的符，念的咒，都跟道教没多少关系，全靠自家糊弄。

这些拳民秘密，在当时和过后的一段时间里，其实不是秘密，只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有意要把事情弄糊涂，才成了秘密。这些秘密不弄清楚，拳民，也许还会回来。

120 名清朝幼童赴美留学的前前后后

■ 钱 钢 胡劲草

1872—1875年，在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等洋务派的主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其中50多人进入哈佛、耶鲁、哥伦比亚、麻省理工等著名学府深造。中国铁路工程开拓者詹天佑即是其中一位。

这原本是清政府设立的一个长达15年的留学计划，进行到第10年时，遭到强烈反对，“留美幼童”被强行提前召回。

晚清民初的历史舞台上，从此出现了“留美幼童”的身影。他们有的在中海海战、中日海战中为国捐躯，有的成为中国铁路、电报、矿山事业的开创者，有的成为清朝大臣，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也出自他们中间……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除了詹天佑的事迹为人熟知外，120名大清幼童赴美留学的故事，却风流云散，湮没无闻了。

把这份奏折载入史册吧

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是“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这两句话，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里说的。因为“古今未有”，所以这一计划的决定，采取了极其郑重的方式：1871年8月5日，先由曾国藩李鸿章联名，向同治皇帝（实际上是向垂帘听政的慈禧、慈安两位皇太后）会奏；太后批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议；总理衙门和曾国藩、李鸿章对奏稿进行商议修订，9月5日，再将“议奏”呈太后；9月9日，获得批准办理的圣旨。